

【通纯】

不起标题了，你们凑合着吧

晚意借着春雨恶作剧般地淋湿了路上的人，邬立朋哼着歌拿出自己心爱的小锅，打算独自听着雨吃单人火锅，真好还没有人抢。

这场雨倒是冲刷掉了城市的喧嚣，同时也让邬立朋想念那个曾经满身泥泞困在雨中独行的人，也是因为那个人拧巴着想让他看得更高更远，所以戏称自己是黑土，他是白云，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刘小云，希望他可以自在，也想偷偷告诉小云，云就像那棉花糖一样，尝起来是甜的，最后他的小云倒是争气找到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家，邬立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脑子的歌单全是那种“80后都爱听的苦情歌”，可能时间就那么爱偷跑吧，偷偷喜欢一个人喜欢了九年，说不清楚是习惯了不想改变，还是真的喜欢到只想他开心，可以看着他躺在别人怀里的时候，还能笑着说你们真配，可能还会这样再持续几个九年.....

但最近的生活确实是出现了一些变数，出现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孩，这个叫刘通的臭小孩也不知道怎么冒出来的，要不是刘畅是个男人，他甚至怀疑这是刘畅和那个新疆小子生的臭小孩，因为和那个新疆小子一样的讨厌，仗着自己是刘畅的表弟也不害臊地向着全世界喊：“纯哥，我爱你.....”

故事从刘畅和娃尔确定关系不久后的重启开拍说起，邬立朋在刚认识刘畅的时候因为都是白羊，所以很多兴趣爱好都一致，干什么都一起，等到自己回过神以后就已经陷进去无法自拔了，但他倒是没有很后悔当初一直没有对刘畅表白，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打算把这份感情扼杀在心里面，只是爱是隐藏不住的，越是想忘记就越是迷恋，不知不觉中他的一举一动在透露，他也尝试着远离刘畅的生活，但作为演员，合作是常有的事，刘畅也不是傻子，他也只是一直假装不知道，这一次关于重启的重新相遇，像一把钥匙，打开所有尘封的东西，重新洗了一次牌。

刘畅作为刘家的大哥，在心疼自家娃尔弟弟的情况下，当然是开始使唤自己的弟弟，所以一切从刘通去探（当）刘（保）畅（姆）的班开始，刘通拿着刘畅吩咐买的東西连夜赶到也遇不上刘畅，气简直不打一处来……在几场刘畅下水和挨打过后，邬立朋有些压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可刘畅的身边有一只会围着转的小狗，一身的欲望无处发泄，他只好带了点酒，可惜这酒量就很差，摸黑到道具房，居然亲吻着皮俑道具，嘴里说着一些平时不敢说的话，还偶尔叫着美丽和小云，最后还躲在角落哭了起来，这或许听上去很奇怪，拿一个鬼的道具来亲吻。

好巧不巧的，刘通因为刘畅的长期压迫，来找点道具吓吓这个胆小有嚣张的哥哥，直接把这一幕尽收眼底，刘通虽然没有直接和邬立朋见过面，但是以前看不少邬立朋的剧，可以算是半个邬立朋的粉丝，一直知道哥哥和邬立朋关系好，就从来没有想到过居然是这种关系，而哥哥现在被娃尔套得牢牢的，满身酒气的邬立朋看上去怪可怜的。

刘畅这哥哥确实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一年到头也不知道多少人被他迷得神魂颠倒，像这种失了智的倒是一次见，也不知道是搭错了哪条筋，刘通一把拉起邬立朋打算安慰他，或许是拍戏太累了，也可能是太醉，邬立朋闻到刘通衣服上拥有与流畅一样的熟悉味道，以为在做梦，居然就这么睡着了，刘通坐在地上僵直着身子就这么搂了邬立朋一宿……

若不拿来和娃尔比较的话，邬立朋长得其实不差，刘通认为这至少在刘畅的审美点上，刘通望着邬立朋纤长的睫毛配的是哭肿的眼睛和那高挺的鼻梁配的是红透的鼻尖，邬立朋的嘴唇也格外苍白，心中不禁升起了几丝怜悯之意，刘通伸手给他轻柔地抚平紧锁的眉梢，邬立朋调整了个姿势在刘通的肩头蹭了蹭，他的鼻息让刘通的脖子一痒，突然感觉自己的心跳声加快了，这种强烈的情绪令刘通产生了一股极度兴奋的感觉……

在家里也看多了，刘畅每次挨娃尔肩上撒娇，都是引来娃尔一顿乱啃，在家里就会溢满这二人那淫靡的声音，自己无数次的抗议只换来哥哥的一句“滚回房间去”。

刘通忍不住亲吻他的额头，刘通的手不由地滑到了邬立朋的腰际，想伸进衣服里乱摸一番，可惜这个时候刘通不敢这么做，只能把这股冲动按捺住，慢慢等待。过了半晌，刘通感觉身体渐渐恢复了正常，他望向邬立朋想着，刚刚要是邬立朋亲的不是皮俑，是自己的话，可能这欲望一上来可以把五哥直接亲到缺氧晕厥，刘通被自己幼稚的想法整了苦笑了一番，想着想着自己也睡着了。

又是一天阳光明媚的早上，邬立朋醒过来也不认识边上的刘通，他除了闻起来像刘畅，无论是长相还是身高也让他想象不到这是刘畅家属，他以为是和普通的工作人员过

了一个尴尬的夜晚，他还是警惕地检查了一下自己身体，便离开了……

没想到这天开始，刘通开始给自己斟茶倒水，忙前忙后，一直都在自己面前晃来晃去，本来以为是公司突然转性子指派了一个生活助理，也没多想，就接受了这种五星级服务。

直到看见刘畅揪着刘通的耳朵让他安分点别挡住拍戏的进度，邬立朋才知道这小子是刘畅的表弟，心里瞬间出现了一种抗拒之意，但越是抗拒那小孩越贴越近，那小孩整整小自己十年，整得自己跟个恋童癖一样，而且还是刘畅的家属，就算是移情别恋也不会去选择喜欢的人的弟弟吧。

刘通其实从一开始就告诉了刘畅，自己喜欢上了邬立朋……刘畅也挺想五哥可以不要再对自己念念不忘了，娃尔一听，少一个情敌是一个，马上主动教学如何排兵布阵当场开始爱情三十六计教学。

【娃尔小课堂：要想一个人在意你，你就要无时无刻出现在他的视线面前，让他生活全部都是你，他就没有空去想别的人，所以你得创造条件合理出现，可是这么高频率的死缠烂打特别容易会惹人厌烦。】

邬立朋说到底也是个寂寞孤独的中年寡王，所以很多时候他喜欢分享，虽然有点不喜欢娃尔，但自从上次健身把刘畅逼哭了，也不好意思给刘畅分享，只好去健身会分享给娃尔，娃尔就是坏心眼上长了小狗勾，人其实挺讨人喜欢的，又帅又有礼貌，但问题是他对刘畅的时候看似单纯美好，实际上机关重重，好在他对其他人不这样。

回到分享的这块，以前刘畅天天和自己黏在一起，吃喝玩乐都有对方的身影，所以去吃好吃的会习惯性分享给刘畅，去好玩的地方也会想让大家知道，所以一定会分享到朋友圈，而有意义的事会分享到微博。

要掌握他的规律和动态也挺简单的，在邬立朋以为自己是生活助理的时候刘通就加了邬立朋，邬立朋也不习惯去删人，所以经过哥哥和娃哥的动态转发和自己对他朋友圈的研究，刘通也掌握了基本邬立朋的动向。

刘通总会在自己所在的健身房出现，吃饭时候会同一间面馆，连自己去爬个山潜个水都能看到刘通，刘通也总是凑上来邪魅一笑，痒得慌，得让刘畅带他去看脸部神经科。

邬立朋也不是傻子，这种情况绝对是有内鬼必须停止交易，于是刻意给娃尔刘畅定了个错误的位，但同时娃尔刘畅也不是傻子，没有人知道习惯安稳的人开始天天换定位，预判了五哥的预判，刘通还是没有差别地出现在正确的地方，邬立朋最后甚至都不分享了，大多数情况下刘通总能猜对自己的方位，在邬立朋想开麦骂人的时候，刘通突然在他的世界里消失了，其实刘通的消失，也是因为他猜透了大家有研究他的习性，他也做了一点的改变。

至于刘通在干嘛，学还是得上的，课逃多了老师不骂，哥哥也会抓住唠叨一番，邬立朋在更换地点时候，刘通也是需要时间去找的，从平时利用课外课间时间，一下延长了很多，说到底这绩点学分不能丢，五哥也不会喜欢这种没有担当对自己不负责的人……不过也刚好娃哥的爱情圈套第二课就是欲擒故纵……

【娃尔小课堂：在对方表示厌烦之前，消失一段时间，让他进入了一段思考，当他重新分享动态的时候证明就是上钩了，直到他差不多觉得你只是玩玩而已，又重新出现，什么都不要解释。】

刘通出现的日子，邬立朋确实生活里多了点色彩，每一天都在想这个小子会不会出现，虽然每一天期待的都是不要出现，也因为这样自己最近也过得有意思了不少，去了很多自己以前很少去过的地方，但只是没有想到那么快，他就等到了刘通的“放弃”……

第一天，顺利回家！他没有找到！开心！躲避大作战有用！

第二天，太开心了，开个直播，又没找到！

第三天，这种快乐是真实的吗，持续三天了耶！

第四天，他是不是生病了，怎么第四天也没个人影……

直到第五天、第六天，他终于忍不住打开了手机直接在朋友圈发了个定位，反复打开熄灭的手机屏幕，毫无动静，连个点赞也没有，可能也是玩腻了，也是，现在的小孩都是三分钟热度。

在刘通一阵子的打扰下，心里果然留下了些位置，健身时候会想到他屁颠屁颠地来找自己教姿势，吃饭的时候会跑来拼桌笑着看自己吃东西，所以小孩果然是最讨厌了……

邬立朋也倒是很快想通了，刘通就是闲得慌，看到没有回报就及时止损，挺好的，比自己有觉悟。

刘通这些天其实也忍得挺辛苦的，每天查课表想看看什么课可以逃，手机忙得没时候看，大概也就周末有空，可是当代大学生最恨的一件事就是，团队作业，好一个团队作业把周末也剥夺了，不过幸亏周末大家提议在邬立朋经常会去的咖啡店。

刘通一大早就提前两小时把屁股放在咖啡店里，邬立朋没等来，倒是等来了自己的亲妹妹，由于太早出门没有带上小组作业的资料，甚至还不察觉，就一心盯着门口，想着会不会能见到邬立朋呢，看到的时候应该说点什么呢，对自己还没吃早餐会不会口臭呢，还是喷点口腔清新剂再说，邬立朋今天会穿什么样的衣服呢，大概会是深色的，而且头发一定是乱糟糟的……

妹妹倒是机灵，像哥哥这样严谨型的懒癌患者，出门前不会不检查，而且帮别人写那么反常，俗话说得好，刘通跑得快，一定有古怪，从行为推测，很可能是有嫂子了，作为妹妹决定八卦一番，和哥哥待了一小会儿，什么都没发现，就是一直望他盯着门口。

“通，你等谁……”妹妹一脸八卦地问。

“关你什么事啊！！！”刘通烦躁地回答。

妹妹一手搭在刘通的肩上，摇了摇头：“你看看你现在，你眼睛的红血丝，还有那黑眼圈会把人吓跑的……”

刘通听到吓跑这两字反应极大，为了尽快挤出时间，还熬夜做了别人的工作，熬了几晚就那么吓人吗，出门前自己还刻意把胡子刮个干净。

这人生大概就是狗血编织而成的，在刘通死盯着门口的时候，这爱情它总是在捉迷藏，在回头回答妹妹那些一连串的问题的时候，人不就出现了吗，最过分就是刘通还没有发现邬立朋的到来。

邬立朋一眼就认出了刘通的后脑勺，妹妹的脸刚好在他的视角盲区，这是在干嘛，在泡妞吗？其实邬立朋是见过刘畅的妹妹的，长得可以说和刘畅一模一样，就是刚好没看到脸……

邬立朋看着这一幕也不难受，看了刘畅和娃尔那么多年了，一个三分钟热度的小孩也牵动不到多大的情绪……

不对，心里有那么一丝难过，邬立朋摇了摇头，自己又怎么会失望呢，没有失望，就是一个很烦的小屁孩，有了新的目标罢了，自己只是在生气之前担心他是不是生病了

而已，一定是这样的，人家忙着在泡妞，算了，看到这个也醒了，咖啡喝不喝都罢了，走了。

妹妹百般无聊地看向了窗外，这不就是偶遇了大明星了吗，邬立朋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说这就是传说中的嫂子。

“通，窗外经过那个是不是五哥？”妹妹狠狠戳了一下刘通的腰。

刘通来不及回答下意识地就冲了出去，好家伙，本来以为是偶遇，原来等的是五哥，嫂子真的是邬立朋，刘家人牛批啊！妹妹迅速掏出来手机录像跟了出去，往刘畅的对话框发。

“家人们，你看我发现了什么，通他居然追着五哥，诶，老哥，你的男朋友要被你弟抢了嗷。”

刘畅对话框显示了一会儿对方正在输入……几分钟过去了，也没发出什么东西，最后发来了一段语音，里面是娃尔的声音：“少吃点小龙虾，胆固醇高。”不一会儿就又撤回了，妹妹感觉自己被内涵了，但没有证据。

又过了才发来一句“我知道，不是男朋友。”

“老哥，你这样就不讲义气，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滚……”

另一边刘通追着邬立朋，无论怎么叫“五哥，等等我”都没有回头，看来这个娃尔小课堂第二课大失败，得重修了。

【娃尔小课堂：在逗得对方气急败坏的时候，学会开始严肃且真诚地用言语抒发心中的爱意，直接打直球。硬来不行就来软的，下手为强，先委屈先撒娇。】

刘通深吸了一口气：“纯哥——”邬立朋果然停下了脚步，心里的怒气一下子就冲了上来，其实也不是因为这个称呼，所以这样算什么？在咖啡厅泡完妞又过来找自己的意思？那人家女孩子怎么办？仗着是臭小孩就可以那么不负责吗？觉得耍我很过瘾？

刘通看得出邬立朋的脸色很难看，但听娃哥说这就是有机会了的意思。

“纯哥——我——爱——你——”，刘通这么一吼，整条街的人都看了过来，邬立朋的脸色更难看了，刘通跑向邬立朋。

“刚刚的是我妹妹……”刘通气喘着说。

在众人的目光下，邬立朋彻底地怒了：“小屁孩，我不管你有几个好妹妹好弟弟好哥哥好姐姐，你也不要刻意学你哥，你就是你，你哥就是你哥，我就请你不要再烦着我，我的时间很宝贵，你想玩弄人家感情的话，最好想想后果……”

街上的行人一听这东西，原来又是海王的爱恨情仇，不如穿着拖鞋去收房租有趣，也都开始转头离开，不再八卦，就只有妹妹拿着手机一直在录。

刘通在邬立朋开启念经模式的时候耳朵就自动屏蔽了，家里可是有两个念经大师，一直盯着邬立朋扑闪扑闪的长睫毛，在阳光底下映得发亮，他漆黑的眼睛似乎有些魔力在吸引着自己，刘通心中忽生奇念：如果现在亲下去会怎么样呢？毕竟在家里的时候刘畅一开始念经，娃尔就会直接和刘畅亲得欲仙欲死……

刘通猛咽了几口唾沫，但是他又不敢真的这样做，他怕邬立朋一生气就把自己揍了，他的目光不断在邬立朋的脸上扫来扫去，邬立朋被刘通盯得浑身不自在，停止了嘴上的训话。

要是不停止的话还好，但这一停，刘通发现邬立朋的嘴看起来软绵绵的，一不做二不休，刘通一把扯着邬立朋的领子，邬立朋一瞬间懵了，刘通用牙齿轻轻咬住了邬立朋的嘴唇，舌尖在他口腔内壁滑过，刘通感觉到邬立朋身体猛地绷直，邬立朋抗拒地用手抵在刘通胸膛上，刘通却把邬立朋的手抓在掌心中，邬立朋的身体微微颤抖起来，刘通睁开眼睛，捕捉到了邬立朋眼神里的惊恐，恋恋不舍地放开了邬立朋湿润柔软的唇，他舔了舔自己的唇角，竟然开始委屈了起来，邬立朋一脸爷撞鬼了。

“纯哥，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刘通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脸颊通红，眼闪泪花，邬立朋被他又整懵了，刘通伸出双臂紧紧抱住邬立朋，将头埋进了邬立朋的脖子根部。

邬立朋此时还挺绝望的，首先街上那么多人，没有认识自己的还好，要是有认识的不被公司杀了也得被拖去绝育吧，其次还强吻的是自己，该委屈也是他委屈，世界毁灭吧……

妹妹也是被整懵了，所以刚刚自己拍到了一个大事事件，怎么哥哥的进度这么快，一上场就强吻不讲武德呀，总觉得气氛有那么一丝尴尬，要不现在把哥哥抓走？

后来刘通的妹妹出现了把他抓走了，确实长得和刘美丽一模一样，是亲妹，所以自己真的误会他了。

万幸的是，那时候还早，都是一些叔叔阿姨在街上也没有人录像，没有人关心他们在干嘛，逃过了公关灾难一劫，又省下一笔公关费。

邬立朋的思绪又回归到了窗外的雨，这场雨是自己从健身房回家的时候才开始下的这么想又开心了几分，忽地门铃一响，门外站的才叫雨人，看起来像只落汤鸡，提着大包小包的，这些东西倒护得很好，好到让邬立朋以为是刘通先拿东西到了再跑出去淋湿自己后再上来的，一滴水珠都没有。

故不故意淋湿不知道，但确实是故意穿少了，这么冷的天居然只穿一件那么透的T恤，湿透的衣服勾勒出刘通肌肉的形状，这乱七八糟的，让邬立朋很不爽，要是这小子感冒了，刘畅一定会怪自己，那小子也会传染自己，要是自己也感冒了，就没有工作，气一下子又上来了……

“纯哥~生日快乐~”刘通笑得把眼睛眯成一条缝，一开口又让邬立朋把话咽了回去。

“你记错好哥哥了，不是今天，进来换掉你那些衣服给我走。”

“是今天呀，你农历生日啊，你在煮什么？开水烫牛肉吗？你看我们心有灵犀，我给你带了火锅底料，我还让我哥亲手煮了面条带过来，等下可……”邬立朋听到刘畅的时候心里确实还是咯噔了一下，一手夺走刘通手上的东西。

“小小年纪啰啰嗦嗦，去洗完澡再出来说……”邬立朋把刘通推向浴室。

邬立朋翻刘通带来的东西，看着九不搭八的，火锅底料、生鲜食物、蔬菜配……白酒，怎么还有白酒这种东西，想灌醉谁上演酒后乱性吗，学过生物的都知道醉酒状态硬不起来吧……

再看郁金香、香薰蜡烛，这花怎么能放进塑料袋里面……邬立朋拿了一个空花瓶把花放了起来，还有弹力带和筋膜枪……这种健身器材，不知道从哪里拿过来的……

再翻杜蕾斯、日历、玩具手表……邬立朋整个人也是无语的，大家都是成年人，也不说什么暗话，带杜蕾斯干嘛，邬立朋拿起来一看，空盒子，这小孩是不是有病，用过的东西也放进来，还放了一些奇怪的东西，为了搞气氛吗，里面还有一只娃娃机抓来的孤寡青蛙，一盒小蛋糕……还有一把伞，果然就是故意淋湿的……最后找到了一个还热

乎着的贴满数码宝贝的皮卡丘饭盒.....确实有沥干水后的长寿面，虽然只是过个水的功夫，但让刘美丽下厨也是不容易.....

在邬立朋翻东西的时候，刘通像只小狗一样甩了甩头发上挂的水滴，悄咪咪地从浴室探了个头出来，小声道：“纯哥，没有浴巾，没有衣服.....”

邬立朋看着他的样子，怔了一下，这水要滴到他的地板了，等一下一定会又踩脏。

“知道了，把头缩回去，别搞脏我的地板，你穿什么码的？”

“哥，我穿XXL。”刘通听话的把头缩回去，手扒拉着门框。

“没有XXL，只有XL，凑合一下吧，我先拿给你，衣服我得找找有没有新的。”

邬立朋把毛巾和内裤拿到浴室门前，刘通没有关门，水汽氤氲，雾气缭绕，刘通面色潮红眼神迷离赤着身子就这么暴露在邬立朋面前，刘通皮肤白皙和刘畅完全不同，肌肉线条也不似刘畅那般柔软性感，充满了野性的美感，邬立朋的眼睛从刘通的腰往上一路向下看去，直至落在了刘通的腹肌处，还挺壮实，就是祖传的不对称，臀型还算蛮翘挺的，就是不如自己的结实，得换个健身教练。

刘通的头发还湿漉漉的滴着水珠，水珠顺着脖颈滑入胸膛，嘴唇紧抿着吞了吞口水，邬立朋像个修行多年的苦行僧，根本没有任何表示，脸不红心不加速，扔了东西给刘通就转身进房里继续找衣服，邬立朋没有娃尔那般本事，可以有人给自己买新衣服，更不会想到会有人来自己家洗澡，最近自己都没衣服穿，怎么找新的啊.....

刘通穿着不合身的内裤蹑手蹑脚地走了出来，用毛巾胡乱地揉搓头发，最后搭在头上，脸愈加发红，“纯哥，我.....我能进来吗.....”

“你进吧，我没有新衣服，你要不凑合着穿旧的，这堆都是干净的，你自己挑吧，反正等一下吃火锅你大概又要再洗一次。”邬立朋望了一下刘通穿着的四角裤，确实不合身，现在的小孩怎么发育那么好，不过刘通看着应该有190，骨架相对自己也大点。

刘通选了一件穿旧了的睡衣，邬立朋也没理他穿了什么，一定又是那种穿旧衣服有哥哥味道的那种小孩子才会喜欢的烂梗，有的衣服自己穿久了，腌入味了自己都嫌弃，就是懒得买才凑合穿，也不懂小屁孩有什么怪癖，邬立朋给刘通拿那个吹风机。

“臭小孩，过来。”刘通过来的一瞬间，邬立朋都以为自己出幻觉了，他总感觉刘通像只狗一样疯狂摇尾巴，对自己吐着舌头哈气，眼神中带着渴求的光芒，乖巧地坐在床边，伸长脖子等待主人的安抚。

邬立朋打开吹风机，手轻柔地摸着他的脑袋，刘通也不知道接通了那条神经，竟然发出了小奶狗的声音，邬立朋忍不住笑起来：“你怎么还学狗叫啊？也是娃尔教你的吗？”刘通一听这话，眼睛都睁圆了……

“少点和娃尔玩，那小子不安好心，虽然长得挺帅的，人也不错，但就是坏心眼多，但你看你哥……”吹风机的声音盖过了邬立朋的声音，但刘通也知道他要说啥，刘通的心扯了一下，他知道邬立朋喜欢刘畅，喜欢了很久，可是自己居然喜欢邬立朋喜欢到听到了你哥两个字就会觉得很难受……

邬立朋关掉吹风机后，空气很安静，气氛掉到了冰点，刘通挤出一个笑容，“知道了，纯哥你饿了吧，我给你做饭……”

邬立朋叹了口气，还说知道了，分明这套路还是娃尔教的，他可太清楚刘畅是怎么一步步沦陷的……

但让邬立朋没想到的是，他在房里独自感伤的时候，刘通居然在炸厨房，他也不懂为什么有人做火锅也能炸厨房，最后还得他自己花费时间来做这顿饭，虽然平时也没事干，都是吃完饭看看电视打发时间。

吃东西的时候刘通似乎被鬼上身一样，明明就是火锅底料加食物，但刘通嘴里一直蹦出，“哇……小纯做饭好厉害……”“哇，小纯涮的肉好好吃。”“哇小纯做饭太好吃了……”，如果自己是刘畅的话，估计白眼已经与天齐高了。

这顿东西吃到了十点多才结束，外面的雨越下越大，估计刘通也是选这种台风日子才来的，也不打算问刘通什么时候走，直接告诉刘通可以睡哪个沙发。

刘通抢着洗碗，邬立朋不放心地一直盯着生怕他会把碗摔了或者是洗不干净，直到顺利洗了最后一个碗，这才松了口气……

在洗完碗以后，二人什么都没事干了，干坐着大眼瞪小眼，邬立朋闻着一身的味着实有些顶不住，走进浴室，打算洗完澡就睡觉，刘通一下用力抵住门。

“纯哥，要搓背吗……”

“不要，出去……”

“那你可以帮我搓背吗？”

两人在浴室讨价还价了一会儿，邬立朋也不知道自己的脑子搭错了那条线，居然同意了，二人就这样肉帛相见，刘通望着邬立朋那壮硕挺拔的胸膛，心中暗爽，他的手轻

轻地抚上了邬立朋的胸膛，邬立朋一掌把刘通的手拍掉。

“都说了，你不要学娃尔那些坏习惯。”

“不是，你胸肌练得很结实，也想练一下……”

“你要说这个我就不困了，刚刚就想说你是不是乱练的！”邬立朋一听到健身眼睛突然就发亮了。

邬立朋的手有些冷，覆在刘通肌肤上的时候，刘通像触电了一般，一把抓住了邬立朋的手……

“你又来！”邬立朋动作上倒是没有太大的抗拒。

“小纯，我真的喜欢你，可以吗，就让我亲一下。”刘通对着邬立朋眨巴着眼睛。

刘通见邬立朋连抗拒的情绪都没有，试探性地松开了邬立朋，邬立朋甩了甩被抓疼的手，也没指责刘通或者破口大骂，反而是很平静，一脸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

“你可以试试。我知道我自己是英俊男子，像你这种无知少男抗拒不了。”邬立朋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心情。

刘通听到邬立朋的话语笑了起来，不过无论怎么样，他得到了邬立朋的允许，他的手指轻轻地划过邬立朋的脸颊，接着慢慢往下移到嘴唇边，目光中带着温柔与暧昧，没想到邬立朋的呼吸顿时急促起来，他看着邬立朋的喉结滑动，试探性地用鼻尖蹭了蹭他高挺的鼻梁，邬立朋也没有躲，就是感觉表情有点像撞鬼了，原来邬立朋实在故作镇定。

“小纯你好可爱啊。”刘通笑得更让邬立朋心里发毛了。

“我真的很想报警抓你，把你送上法庭。”邬立朋缩了缩脖子。

刘通低头捧住了邬立朋的脸，吻住了他的唇，用舌头顶开了他的牙关，舌头伸进去，缠绕着，刘通支着邬立朋的腰慢慢在空浴缸里坐下，邬立朋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些啥，自己并不讨厌这个臭小孩，但刘通就是什么都太急了，他现在这般确实不像娃尔教出来的，娃尔可是放长线，钓大鱼第一人，和娃尔这种捕鱼达人相比，刘通还是太拙劣了，其实自己也不介意开启新的恋情，一把年纪了也想要一次甜甜的恋爱，只是兔子尚且不吃窝边草，搞暗恋的人的弟弟似乎不讲武德。

在邬立朋思考这些时，身子被刘通弄得浑身酥麻，刘通的舌头轻巧地扫过邬立朋的上颚，舌头与舌头之间的纠缠，舌尖相互挑逗摩擦，邬立朋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胜负欲，二人竟是开始比起了吻技，刘通被邬立朋的主动惊到了，心想着小纯那么卖力，你

自己也不能让小纯失望，在这短暂而又激烈的热吻之中，邬立朋忍不住发出了呜咽声，刘通听着邬立朋发出的声音，心中一阵荡漾，刘通压着声音靠近邬立朋的耳畔道：“纯哥，我爱你。”

讲话的气息把邬立朋的耳朵逗得发痒，把头埋在邬立朋的脖子根部停下了动作，但温热的鼻息让邬立朋的脖子发痒，刘通轻啄了一下邬立朋脖子，邬立朋一下子浑身都泛红了，这小子虽然在追求的人的时候技法很拙劣，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把自己挑逗成这样，床技应该很不错。

上一次这臭小子也是停在这种地方，然后委屈起来的，邬立朋低声暗骂了一句：“小混蛋，现在是在干嘛，还搞不搞，不搞了就起来。”

刘通听到这话的时候整个眼神都变得火辣起来了，这不就是默认了自己可以做1了吗，本来自己还想着灌肠要怎么灌，才能干净，邬立朋也不会嫌弃，所以这种事就留给自己解决了，邬立朋心中暗骂，“靠，中计了，果然是装的，邬立朋你是不是个智障！”

刘通自己其实是第一次，这些东西全都是自己边大量看片边向刘畅娃尔取经学回来的，也在自己身上实践过到底有没有用，才来找的邬立朋，绝对不能让邬立朋觉得自己不行，他一直听说五哥大概率是个1，自己也是个1，怎么还想配合五哥去含泪做0，但这下子不用愁了。

刘通伸手摸了一把邬立朋的脸颊，邬立朋闭上双眼，刘通低下头，再次吻住了邬立朋的唇，这一次不是那种激烈的吻，就像蜻蜓点水一般，一个充满爱意的吻，随后刘通亲吻了他的耳朵、脖子、锁骨，同时手从邬立朋的光裸的背部游走到前胸，挑逗性的在乳首画起圈圈来，邬立朋的胸膛一下子绷直了起来。

“小纯，你好敏感啊。”刘通的声音也变得有丝急促，其实他自己也是满脸通红，但邬立朋似乎已经沉浸在其中，没有发现刘通的变化。

“你话怎么那么多。”邬立朋一只手勾着刘通的脖子，一只手遮住自己的眼睛，胸口起伏的幅度又大了些。

“那我得找这些东西堵住嘴，比如这个……”刘通捏了捏邬立朋坚挺肿胀的乳首，邬立朋嘴里发出了猫儿发情的叫声。

刘通低头含住邬立朋的乳尖，用舌头轻搔着，用牙齿轻轻摩擦，用唇去吮吸，只听到邬立朋低沉地骂几句，嘴里的声音特别含糊，一只手在他身上无序列的游走，让邬立

朋的腹部隐隐地冒出小火苗，另一只手摩擦着被冷落了挺立着的乳首，刘通的手故意用力捏住顶端红莓，急速地转圈揉动，邬立朋全身一颤，身体猛地一弓，一股液体顺着大腿流淌而下，脸红着又骂了几句粗口。

“小纯，你真的很敏感耶，我想看着你的眼睛……”刘通的语气十分的欠揍，如果不是在这种时候，邬立朋早就约他到拳击馆里把他打个对穿，邬立朋恼怒地踹了刘通一脚，刘通挨了一脚也不露愠色，温柔地挪开了邬立朋捂着眼睛的手，忍不住又是吻了一下他的睫毛。

邬立朋似乎对他这个举动不是很满意，大手按在他的肩膀上，猛地一个翻面，撞得有丝大力，把刘通按在身下，软唇猛然压下，灼热灵活的舌探入刘通的口中，纠缠着软嫩香滑的舌，不断勾引着刘通口中的甜蜜津液，忽地放开舔了几下他的上颚。

刘通难耐地探出小舌儿，与邬立朋的舌缠绵，而邬立朋却在此时选择结束了这个舌头之间的纠结，用牙齿轻咬合一下刘通的下唇，又用力亲吻了几次他的唇，每一次要撬开他牙关舌尖触碰在一起的时候，邬立朋都会一下子抽离，果然姜还是老的辣，和刘通那种公式化的硬吻，邬立朋的这个挑逗才是直接让人沉醉，刘通的下身早就翘得老高了。

“你这就受不了了？”邬立朋嘲笑道。

“小纯哥哥碰我一下我都硬邦……邦……了……”刘通红着脸说，邬立朋听到这种答案，感觉自讨没趣，干脆对准着他白皙干净的喉结处嘬了一小会儿，让他闭嘴，刘通被他那么一亲瞬间感到有些窒息，身体也就开始发痒，酥麻的感觉传遍全身，邬立朋在刘通身上一下子留下了很多痕迹，邬立朋留下的那吻痕和牙印让刘通兴奋不已，又是一连串的输出纯哥我爱你，这句话简直像一个魔咒，一下子所有的兴致都没了。

刘通见邬立朋不再继续，他轻轻地又把邬立朋按在了身下，他的手缓缓滑向腰际，停留在邬立朋结实的腹肌上可能是出于过于喜爱的原因，硬是揉了一把才沿着肚脐缓缓地向下移动，一把握住那根小心翼翼地上下套弄。

邬立朋舒爽地微眯双眼，手似是有自己的意识一般，探入刘通的腿间爱抚着，“啊嗯”刘通一声娇啼，手上一紧，下意识疯狂握紧套弄，却也让邬立朋瞬间失了方寸，嘴里忍不住淫靡的呻吟。

刘通伸出湿软的小舌顺势轻轻舔过肉棒的顶端，贝齿在顶端小孔摩擦轻刮，灵巧的舌头顺着龟头的边缘来回游移，柔嫩娇软的唇紧紧包裹住柱身，暧昧地啧啧吮吸。

“小混蛋……”邬立朋舒爽至极地低喘，尾椎处传来一阵阵销魂的电流，健硕的身子因激情紧绷着。

“深一点……”邬立朋按住刘通颈脖，微微使劲向下压去，结实的窄臀也开始小幅摇摆耸动向前顶撞。

刘通被撑得无法顺利的吞咽口水，顺着嘴角溢出来，弥漫着一股强烈的雄性荷尔蒙的气息，眼里是纯粹的欲望，似乎在告诉邬立朋他想要更多。

邬立朋看刘通饥渴的表情，嘴角扯开了个难以发现的弧度，猛然按住刘通的后颈，压向自己的小腹，邬立朋的那根深深戳进刘通温暖湿润的喉咙里，难受欲呕的感觉，让刘通不住的挤缩蠕动着喉咙，想要把邬立朋肿胀的欲望给挤出去。

刘通紧紧抓住邬立朋的手臂，像是求饶，“你不是很想要的吗？”邬立朋压着声音，粗喘着挺动着下身，直到他感受到很深通过一股电流都汇聚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才打算抽出，在他抽出的瞬间，刘通没给他这个机会，一股滚热的白浊喷射在刘通的嘴里，刘通没多想直接就吞了……

邬立朋这一泄瞬间恢复理智，自己刚刚到底干了些啥啊“靠，你吞了干嘛，吐出来，脏。”

刘通突然又委屈上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刚刚顶出来的眼泪，反正又是一波准备哭泣的吟唱：“我都让小纯哥哥在我嘴里这样了，你就奖励弟弟一点爱液嘛，我发现哥哥的特别甜。”

“你是不是神经病，自说自话，我叫你吐出来，吞这玩意不恶心吗，你还尝过谁的。”邬立朋次次都挨刘通的话梗住，也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小说还是什么漫画里抄过来的。

“小纯是不是吃醋了？”刘通的眼睛忽地发亮。

“吃个鬼，你乱吞也不怕生性病……”邬立朋轻拍了一下刘通的头。

“哎呦，痛痛啦，小纯你不要误会，这是我第一次，我真没试过别人的……”刘通揉了揉自己的头，嘟嘟囔囔着。

“……第一次？第一次怎么样？第一次搞男人？怎么还是个双啊……”邬立朋听到这话又开始烦躁了，刘通平时也挺正常的，但每一次和自己说话都会觉得莫名的不爽，明

明他自己就是小孩，还要当自己是小孩来哄。

“不……不是的，就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刘通一把拉住邬立朋的手，急到在他掌心揉搓，解释着。

邬立朋心中暗惊，如果真的是第一次的话，那他是不是老看黄片学的啊，怪不得都不知道什么叫害羞，那刘通真的在这方面挺有悟性的，能和他共度一夜良宵还算一件挺幸运的事，技术确实过关，就是讲的话让人很生气……

“刘通，你能不能对着我的时候做你自己，难道你不觉得做着的时候，说一些小说漫画里的对话很奇怪吗？我现在甚至愿意给你操了，你也没必要再想着刘畅和娃尔教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了吧，我比较想和真正的刘通做爱。”

刘通完全不会想到邬立朋会这么说，一直以来以为顺着他就可以了，但邬立朋想认识真实的自己……真实的自己，是怎么样的呢……想独自占有邬立朋，想疯狂的日日夜夜狠狠地蹂躏他……等等，刚刚他说的是想和自己做爱……

“纯哥……”

刘通站了起来挺立的男根一步步向邬立朋靠近，见邬立朋没有要替他口那玩意的意愿，他一手摸了邬立朋的头发，一手直接拧开莲蓬头开关，水流瞬间而下，刘通把喷头对准邬立朋裸露的精壮胸膛，不断顺着肩头流下的水珠，让刘通忍不住想舔过那些滚圆的水珠，将邬立朋全身细细的吻一遍。

“纯哥，先出来一下浴缸，怕弄脏，来拱好。”刘通一直手拉着邬立朋的手把他带出浴缸，一直手扶着他的腰，拧下莲蓬头，将水流调到最小最温柔。

“你怎么不问问我有没有灌肠器……”

“纯哥你是不是……”

“我都30多岁的人了，如果还是个雏，你不该怀疑一下我是不是有病吗，做过1也做过0，还有什么想知道的……”邬立朋也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直接摊牌，要是日后他们两个真的谈了恋爱，这种东西被挖出来的话，又是大吵一顿。

“我只想了解现在的你，我想成为最特别的一个。”

“你挺特别的……”邬立朋咂了咂嘴。

不知道怎么的一下子气氛变成了bgm是清心咒的谈心节目，刘通很高比邬立朋快高了个10cm，二人坐在浴缸的边上，刘通一只手挽住邬立朋的手，头挨在邬立朋的肩

上，一只手不安分的在邬立朋那些敏感的地方磨拭，最后邬立朋把刘通赶出了浴室说自己灌肠很恶心不准他看着，等他灌好再进来。

刘通光着身子在他空荡荡的房子闲逛，最后目光停留在邬立朋的床，刘通一下子就躺了上去滚了几下像是想给他的床沾上一些气味，最后因为邬立朋的召唤才离开了他的床.....

邬立朋看上去刚大战几百回合一样，更是诱人.....

“已经搞很干净了。”

刘通点了点头，迫不及待地想探索一番，刘通欣赏着邬立朋那充满魅力的身体，他的手指滑进了邬立朋的双腿间，手指在邬立朋胯骨的最深处，轻抚了一下他的菊花。

邬立朋轻轻的嗯了一声，刘通瞬间身子又燥热了起来，刚刚软下来的东西，被邬立朋那么一声，直接起立致敬.....

刘通轻轻地分开邬立朋的臀瓣，死死盯着股缝中，望着不断规律蠕动的艳红小口，在小洞儿四周的褶皱处骚刮着，刘通生怕就这样插进去邬立朋会疼，刻意抠着周围细小的纹路花瓣，食指抵住小花朵儿缓缓按着，低下头舔上那娇小的小花。

“啊，臭小孩”邬立朋呼吸瞬间急促起来，弓着身体想要逃脱，却不由自主的手撑在身后，拱起屁股，邬立朋那翘挺的臀不知是因为欲望，还是羞怯，一抖一抖的，欲拒还迎地追随着刘通的舌，酥痒的后庭被刺激得一张一合，却被刘通看准了时机灵巧的舌探入穴内，邬立朋被刺激得叫了出声。

“不要停吗”刘通低压着声音，双手攀住邬立朋的臀瓣，埋头股间的嘴唇噙紧了开口，舌头在表面翻江倒海，短头更是蹭得邬立朋的大腿阵阵酥麻，又恶意地抬头亲吻他的股瓣，这口舌功夫虽是刺激，终究只在表面处逞威，口舌到处愈是舒适畅快，深处愈是格外感到空虚。

刘通看到邬立朋这般淫荡模样，突然灵机一动，学着刚才邬立朋亲吻时勾引自己的模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蜜处，开始亲吻邬立朋的股瓣。

处于极度兴奋状态瞬间被冷落让邬立朋忍不住出声：“不要停，继续舔.....”

本来刘通很想说求我啊，求我就给你，但按照邬立朋的性格，多半会回一句爱操不操，不操就滚。

“纯哥……你能不能帮我口一下……”刘通没有听邬立朋的话，而是用手指代替着舌头，不断在穴口揉搓按压，意犹未尽地舔舔唇角，探出食指，抚上不断颤抖的花瓣，将指头慢慢的压入，抽出，再压入，再抽出，一次比一次深入，但也只是一节指头的深度。

邬立朋其实身子特别敏感，早就被这种刺激弄得全身发软，他甚至觉得自己整条腿都麻痹了，他一直握着自己的男根，被刘通挑逗得顶端一直冒出前列腺液，整得手都是黏黏糊糊的。

“明明都翘成这样了，还口什么……”邬立朋嘴上很嫌弃，但动作没有停下，开始单手握住刘通肿胀的男根，由于手上的粘液，让刘通莫名地起飞，另一只手揉搓着囊袋，邬立朋伸出舌尖绕着圆头的孔舔弄了两圈，把顶端舔得水亮水亮的，在刘通热切的目光中，他的大手将那欲物用力地摁到了刘通的腹部，还摁着在他的腹部弹弄了两下，他的湿润的嘴唇在刘通的急促的呼吸声中含住了那套下的囊袋，他的脸从肉棒的一侧露了出来，蒙着情欲的双眸对上刘通的眼睛。

“纯哥，你……真的……好会……”邬立朋的舌把那个软袋舔得湿湿的，含得水水的，撩拨得刘通的心早就荡荡的浮了起来，他由囊袋舔上肉茎，邬立朋在肉茎上滑动亲吻吮吸，直到嘴唇包起那圆头，他含着龟头舔了几下，用牙齿轻刮，刺激得刘通大声淫叫，老公好棒。

邬立朋朝他的腹肌掐了一把，刘通才不敢继续乱喊老公，邬立朋又循着刚才的方法换了个地舔着肉茎，直到整个肉茎都被他舔得水光光的，才开始用嘴在从上方包裹住半根，刘通可不敢按邬立朋的头或者挺身在他的口腔内抽插，就由着邬立朋的舌头在挑逗，邬立朋把口中欲物吐出，他的手心绕着那圆头绕着圈，那圆头里渗出了一滴滴的晶莹的滑液。

刘通真的忍不住了，一把抱住邬立朋的腰，对着邬立朋又是一顿热烈的亲吻，这一次刘通把邬立朋亲得有些晕，可能这就是年轻人的体力吧，这持续许久的前戏，还那么的乐此不疲，要如果对方是刘美丽，估计会是这样的：

——哥我累了

——哥哥也累了

——要不不搞了

——同意

刘通握住自己胀张肿胀的肉棒，在邬立朋的屁眼外面不停拍打着，邬立朋忍不住低吟了一下，果然，再凶的猫咪那这种时候还是会喵喵叫的，圆润的龟头紧紧贴着邬立朋的小花来回磨蹭轻撞，邬立朋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淫叫，他的花穴敏感得收缩，刘通拿肉棒抵住小小的菊花勾引邬立朋不断扭动磨蹭，刘通微微使劲，将肉棒的前端稍稍陷入紧闭的菊花。

“痛……”邬立朋此时的声音异常的淫靡，刘通放慢了速度，邬立朋痛得厉害的菊花同时缓缓地升腾起一阵阵的瘙痒，忽地，刘通似乎想起了什么，伸手扒拉了几下，掏来了安全套，和一瓶润滑剂，刘通不敢让邬立朋在这一步久等，迅速地戴上套，在菊花外扩和男根上都涂抹了润滑油。

邬立朋其实特别不喜欢润滑油那种黏腻，宁愿痛也不想自己菊花里有那种感觉，但刘通这种尺寸的，不用润滑油估计很容易明天直接瘫痪。

刘通手指浅浅的插入穴口，旋转半圈让润滑油有进到里面去，再抽出，“哥哥，舒服吗，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想把你干得合不拢腿……”刘通下流地说着淫荡的话，“你可以试试”邬立朋被刺激的脸色通红，但嘴上逞强着。

刘通微微抱起邬立朋，将胀痛多时的肉茎紧紧抵住邬立朋的桃源，腰部一用力，粗壮的肉棒捅进紧致的穴口里，他用力抓住邬立朋的臀肆意搓捏随着，缓慢的往外抽出，再幅度微小的顶入，慢慢的摩擦，渐渐的深入。

“小混蛋……嗯哼……”邬立朋微微扭动着，细细地呻吟，连尾调都变了，如同猫儿叫春似的，撩人心弦，邬立朋被顶得失了神，怎么现在的小孩发育那么好，特别想把那根东西排出去，可是越抵触就夹得越紧还往回缩。

“纯哥，你现在的样子，真的好像一只猫……”

“那你……像……啊——嗯——……像条……公……狗~~啊——……”

刘通细细品味着邬立朋温热紧致的内壁上层层媚肉的挽留，浅浅抽插着，慢慢加大挺腰的幅度，惹得邬立朋发出近乎哭泣的娇吟，刘通握着邬立朋的手，按在那绷紧的胸肌上，他带动着邬立朋掐住自己硬挺的乳尖，刘通望着邬立朋那么配合，自己也是更加用力，每每将肉棒插入最深处轻轻旋转才抽出，菊穴无可抑制的抽搐着，邬立朋感受到那硬挺的肉棒不由自主的剧烈跳动，垂下的阴囊打在邬立朋的腿根上，啪啪作响，带动着自己的那里剧烈摇晃。

“对啊，我就是等着交配的公狗啊，怎么样还想不想要更多，我想亲口听你说……”刘通听到邬立朋的挑衅心里更是暗叫真可爱，想把他操哭。

邬立朋扭着身子也配合着地回答“想要……啊——……想要更多……再快一点……”

邬立朋的菊花紧紧地夹着刘通的肉棒，刘通暗惊怎么还会自己主动往里吸，两人完全沉浸在这至高的快感中，刘通挺动劲腰，开始由慢到快，由轻到重的抽动起来，浅浅地撤出，重重地撞入，在顶住最深处的心还不放松，直直旋转，括约肌内壁也一再痉挛收紧。

“啊嗯……啊啊啊啊…你还挺……啊……厉害的……”邬立朋那么一夸，刘通心花怒放，脑子一热就脱口而出一句，“宝贝，你好浪啊……怎么比艾莉还骚，是不是偷了品如的衣柜……”刘通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突然来了段单口相声……

“少废话……你今天……啊啊啊……就要……把我服侍好了……”这个语气还真的很白羊男，平时在家里刘畅也是这样命令娃尔的，只要刘畅一开口，娃尔连脚都愿意去舔。

“遵命，老公，我会好好干的……”刘通觉得有些好笑，开始逗邬立朋，手也没有忘了给他套弄。

“嗯呃……再……再乱叫……我……就揍你……”邬立朋被顶得气喘着升了好几个调，加上温热的手掌一直在他的男根上玩弄，准备要讲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了。

“那我叫老婆，我的亲亲宝贝老婆，老婆你好会夹哦……”刘通的手上一用力，邬立朋一下把骂人的话语化成浪叫“唔啊啊——嗯嗯——啊——”

噗滋的水声，啪啪作响的肉体拍打声混着邬立朋的呻吟充满整个浴室……

“你说是我先把你操到高潮还是我先射，我猜是我先射，因为你太可爱了。”刘通朝着邬立朋的脖子啃去，本来想留点什么痕迹但想了想，只朝衣服能遮盖住的地方留下吻痕。

邬立朋已经听不到刘通说了些什么，颤抖着腰身，脚趾头紧紧蜷缩，一波高过一波的酥麻，刘通为了这一天真的准备了好多，甚至还有一本p站学习笔记，他望着邬立朋的样子估计已经爽翻了，他缓缓地将那根东西撤出。

邬立朋从头到尾都红到发黑，嘴唇开始发干，全身热得不行，喘着大气，在刘通身上乱挠，前前后后都留下了好几条指甲印，他的后庭被撑得呼吸时一张一合。

刘通想面对面地看着邬立朋的样子，邬立朋转身，这全身看着都淫荡极了，邬立朋的眼睛其实是湿润的下垂狗勾眼，配上纤长的睫毛，显得楚楚可怜，因为没刮干净的小胡渣增加了一些破碎沧桑感，显得更有魅力，刘通疼爱地用力地抱了一下他，没得邬立朋恢复回来，刘通又再次把那根东西摆了进去，随着律动放浪扭动躯体，勾到刘通忍不住又再一次亲吻，邬立朋双腿紧紧缠在刘通的腰间，二人同时身子一弓，粘腻的春水猛然喷泄出来，刘通抽出把安全套摘了下来处理好，邬立朋腹肌上全是自己的白浊，刘通用自己的性器沾取着白浊，摩擦着邬立朋的性器，邬立朋那么多年来也是第一次被人挑得快感一波接一波。

“居然是一起射，我猜错了，老婆有什么惩罚吗？”刘通把脑袋埋在邬立朋的胸上，刘通的性器比邬立朋的长一点，但邬立朋的却是很粗，两根欲器互相摩擦。

“你怎么还没有被人送上法庭……”邬立朋的手覆过刘通的手，因为长期触摸健身器材，手掌上有一层薄茧，略为粗糙的皮肤刺激得刘通的手又是通过了一股电流，邬立朋的手只玩弄这刘通那敏感的肉茎，自己的留着给刘通那细嫩的手去探索，刘通下身的快感很快聚集在龟头顶端，邬立朋两指夹住刘通鼓鼓囊囊的龟头轻轻一捏，涌出的淫水如水一般清透又粘稠，蹭到手指上一些轻轻一扯甚至还能牵出道银丝来。

“啊啊啊啊，啊啊……纯哥……我错了……”邬立朋捏着刘通的龟头，和自己的龟头互相挤压，刘通被他的手法整得不知所措，就是痛并快乐着，极大的快感和痛感互相交替，“哥哥……啊……我不行了，不要了……”话音刚落，一股滚烫的白浊又往邬立朋的身上喷泄。

刘通喘着大气抱着邬立朋求饶，泄了以后，整个人都软跪了下来，靠双臂抱着邬立朋的脖子支撑着，邬立朋开了水架在上方，帮刘通细致地搓揉着身子，刘通被他揉得又是一阵邦硬，刘通也帮着邬立朋清洗那些淫秽的痕迹，望到自己留下的吻痕以后，不禁有些满足感，邬立朋果然还是很诱人，刘通取下蓬头，手挤进邬立朋的股缝之中，用手指抠弄些帮他清理那些残留的淫靡，最后二人洗了个鸳鸯浴也不知道互摸了多久，洗了多久。

时间也差不多要到夜晚十二点了，刘通也知道邬立朋一直拒绝自己是因为在害怕最后还是剩自己一个人。

情欲过后又是一段沉默，或许是各自都恢复了理智，对邬立朋来说他不敢有太大的期待，他确实是害怕激情过后又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之后的生日、情人节、过年又是自己一个人无聊地开个直播。

刘通像块狗皮膏药一般，从浴室出来以后就是个身体挂件，死死地抱着邬立朋，时不时往他耳朵吹气，时不时亲他的脸颊。

在十一点五十多分的时候，刘通躺在床上贴在邬立朋的耳边，“纯哥，生日快乐，今年的生日愿望能不能给我，就许刘通要永远都爱邬立朋好不好”

“你小学学来的非主流玩意儿还戒不掉？哪有什么东西是永远的……”

“那你就许邬立朋要和刘通谈甜甜的恋爱。”

“不许，我迟早送你上法庭……”

“纯哥，我是认真的，我爱你。”

“我也是认真的，承诺这种东西我不敢给。”

“纯哥，我爱你。”

“你怎么那么烦……”

“纯哥，我爱你。”

“……能不能闭嘴，食不言寝不语懂不懂？”

“纯哥，我——爱——你——”刘通看着邬立朋恼怒的可爱样子又是忍不住一个亲吻。

“算了，我试试吧，试着也……爱你……”

“好耶，纯哥你好可爱，我爱你……”

“晚安”

“晚安，爱你……”